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七十二回 離北關誤入槐市 布朋風搬及諸真

珠蓮得計，遂命廚人厚辦酒筵，以待七竅。無何，七竅自部歸矣。珠蓮凝妝豔服，接於屏後。七竅下輿，內侍展開中門，只見絳燈數十道，如星排列，擁著珠蓮，立候門內。七竅剛入，外侍將門掩卻。珠蓮以手扶定七竅，嬌聲言曰：「郎君歸何晚也？」七竅曰：「政務煩重，計議難以盡善，故至夜靜始歸，有勞夫人久久等候。」珠蓮曰：「妾受郎君之福，郎君不辭勞苦，經心案牘，妾敢坐享安逸，不候郎君乎？」七竅曰：「身力甚疲，惜未命得廚人，設筵以陪老母。」珠蓮曰：「妾已命彼辦之，專候郎君歸府。」七竅曰：「如是，速命廚人宴設內堂，以請老母。」內侍稟曰：「已設多時矣。」七竅喜曰：「夫人善揣吾情，快請老母入席。」丫結回稟曰：「老夫人業已就寢，囑大人飲之。」七竅聞稟，又入母室請安。母曰：「吾兒近日勞心，可與吾媳同飲。飲畢早早安宿，不然，明晨上朝，又勞車駕。」七竅曰：「兒自知之，老母毋代兒憂，兒辭母出矣。」是時，珠蓮亦候於門。七竅入室，珠蓮隨出。入席，慇懃勸飲。飲至半酣，珠蓮假意問曰：「郎君入朝奏議政事，龍顏可欣喜否？」七竅曰：「承恩寵愛，無不言聽計從。」珠蓮曰：「國無游民，朝無幸位，聖賢言之矣。郎君政柄得傳，何弗將世游民，概行除去？」七竅曰：「耕於野者為農，交易於市者為商為賈，胡有游民耶？」珠蓮曰：「以妾言之，游民甚眾，郎君特未之思耳。」七竅曰：「游民安在？」珠蓮曰：「如天下之僧、道兩種，非游民而何？」七竅曰：「儒、釋、道教，不可偏廢，自古已然。吾為何人，輒敢禁止？」珠蓮曰：「真釋、真道，原不可廢。彼假釋、道名號，以煽惑人心者，獨不可禁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夫人之言固是。然彼為僧、道，未嘗煽惑於民，民間亦無有為彼所惑而告及官長者，吾又如何禁之？」珠蓮見言不入，恐七竅生怒，他日難以再提，乃佯言曰：「郎君見識極大，非婦女所能知也。但妾與郎君，前生緣結夫婦，今生同食同寢，可謂愛厚恩深。以妾之心，無刻不有郎君，不知郎君視妾為何若？」七竅曰：「吾視夫人，如趙氏連城，萬金不易也。」珠蓮曰：「君言如是重妾，妾受其意，殆有隔膜焉。」七竅曰：「如何？」珠蓮曰：「世之夫婦，一德同心，有事則計較籌商，無言不吐。蓋謂夫婦身雖分而為二，而其實則一也。妾見郎君有言不為妾告，將視妾如路人乎？抑視妾如仇人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吾有何言未語夫人耶？」珠蓮曰：「郎君細思，待妾不啻朋友矣，亦知妾於郎君，一言一行，無不護衛。以妾靠郎君以終老，郎君亦靠妾產子以承宗支，是妾之靠郎君，無異於郎君之靠妾也。二人之言，何容隱秘？」七竅曰：「吾於夫人前，無言不道，究有何說未及告之？」珠蓮曰：「郎君曾言紫霞真人尚多秘囑，妾問數次，竟不一吐。不知汝為妾告，其為入道言也，妾得而習之；其為居官言也，妾亦得而與郎君記之，何秘而不宣乎？」七竅曰：「紫霞秘語，吾不必言。言恐夫人面顏髮赤矣。」珠蓮曰：「妾身生相府，閨門恪守，毫無失德，何者見鄙於紫霞？紫霞有言，必又顛倒是非也。此言不對妾吐，妾實不安！」言罷而泣。七竅曰：「夫人毋泣，吾將紫霞所說，為汝告之。」珠蓮曰：「彼究何言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彼言吾之侍從如李赤等，皆屬水妖；即夫人亦蚌女珠光魂附珠蓮而生者。謂吾以堂堂仙子，甘為水妖迷弄，實屬可鄙。」

如不早早看破，終必墜於餓鬼道中。」珠蓮聞之，滿面添紅，謂七竅曰：「如紫霞言，郎君何以處妾？」七竅曰：「吾原未信，以夫人生自相府，豈有水族蚌女所能附其屍乎？」珠蓮笑曰：「天地間從無此音淨。」七竅亦笑曰：「有則有之，恐非汝也。」珠蓮自此不復問及，而其恨於心者實甚焉。每逢七竅入部理政時，暗與蚌母二人約及赤鯉、毒龍、蝦妖、老蛟商議阻道之策，未果。

且說三緘在北海關收了花精，取了道號，師徒復住二日，然後離卻此地，向前而行。行約旬餘，來至一市，人煙輻輳，密若蜂房。市之周圍，槐樹甚多。問諸父老，以「槐市」對，蓋因樹取名也。三緘厭其煩瑣，於此市右覓一閣曰「槐蔭」，極寬敞亦極僻靜，遂與徒眾入閣居住。住至三日，見閣中老道倉皇奔走，步履不停。三緘詢曰：「老道近日有何公幹？如是倉皇？」老道曰：「道翁初到此間，不知敝地風俗。」三緘曰：「貴境風俗，應是淳良。」老道曰：「敝地有二惡人，姓金，一名如玉，一名如石，在此市內，虎視一切。每遇生辰，合市居民皆要厚禮相祝。如一不到，為彼查得，則私刑弔拷，且有喪及身家者。市人畏甚，群以槐市大王爺、二王爺稱之。」三緘曰：「二人威名如此，有何法術？」老道曰：「有不服者，立就死亡，亦未見伊若何動作。」三緘曰：「彼必有邪術，致人於死。汝其倉皇若斯者何也？」老道曰：「明日係大王爺生期，凡此地僧道，俱要一體晉祝。今歲吾當領首，故於四處催收祝禮，明日送之府中。」三緘曰：「汝等送祝，可有筵席相待乎？」老道曰：「無之。惟祝儀不齊，罰則有耳。」三緘詢罷，暗謂徒眾曰：「是地膏腴萬頃，人民殷富，不幸有此人魔，肆擾橫行，亦是美中不足。」狐疑曰：「吾師胡弗除茲惡類，以安善良？」三緘曰：「彼雖極惡，於吾無犯，如何除耶？」狐疑曰：「彼不犯吾，吾去犯之。」三緘曰：「習道人毋管人間。」言已，仍歸靜室。

狐疑不服，商及金光道人，暗於詰朝出閣窺看，見市內饋送紛紛。狐疑上前，直奪儀禮。眾人嘩曰：「汝奪此祝儀，想不顧性命矣！」狐疑怒目言曰：「如有三頭六臂者，叫他來狐老子手內來取祝禮，取得去方算好漢；不然，槐市王爺且讓與狐老子當焉！」眾人聞說，奔告大王爺。大王爺怒曰：「哪裡來茲野道，欲拔虎鬚而為戲耶？汝等急返，視其所在，吾即前來持之。」眾人忙回奪儀處，見狐疑尚在其間。眾人面面相覷，似有駭然之象。狐疑毫不理會，也不他去。未逾片刻，二位王爺持棍而來，厲聲吼曰：「何方野道，敢奪吾祝禮？」狐疑曰：「汝為誰？」市人曰：「此為槐市之王爺也。」狐疑曰：「吾謂稱王爺者，形象猙獰可畏，今而見及，乃一平常人耳。有何武藝，敢稱王爺乎？」大王爺曰：「與爾閒談，不知吾之厲害。待吾賞爾一棍！」狐疑將身閃過，回手一劍。大王爺倒退十餘步，不敢向前。二王爺又以棍擊狐疑，金光道人以斧挑之，此棍已拋入半空。二人自知勢不能敵，回頭欲遁，早被狐疑與金光道人擒歸閣中。當將二位王爺捆於閣之短柱，方入靜室，稟之三緘，曰：「槐市二魔，弟子已擒下矣！」三緘出得室外，出而詢曰：「爾二漢子，何不為天下好人，而為強寇？」二人曰：「不為強寇，誰肯敬吾？」三緘曰：「人生在世，能有幾許？爾為強寇，凌虐鄉愚，其在無知，見爾所作，人人畏懼，孰敢不尊，勢必效尤。將見始而強橫施於兄弟，繼而施於族黨，終而施及鄰里。一旦遇著官宰，加以殛刑，碎其身軀，敗其家產，絕滅其子孫，皆爾所致焉。此以爾之強橫而害及他人者也。至於爾慣以強橫加人，俄焉身死，則有素受爾之凌辱者，常欲報施於爾而不得，今見爾埋沒黃沙，鄉人又必以強橫而施爾子孫，此因爾之強橫而害及後嗣者也。況爾以強橫加人，受其凌虐者怨聲載道，厭及上天，不加爾以瘟癘，必加爾以殺身之禍。死入陰府，幾以強橫而得人帛財、奸人妻女，陰刑受盡。或罰變牛馬，為當年財帛被爾占得者而耕跨之；或罰變娼妓，為當年妻女被爾淫污者而奸宿之。此強橫之害及後身者也。且姦淫一事，世有現報於妻女者，以見當日淫人妻女，爾身甫沒，妻女即被人淫。此強橫之害及妻女者也。吾見世之強橫者，不死於官刑，必死於殺身；不死於殺身，必死於天殺。此強橫之害及本身者也。有此數害，爾自思之，恐亦心膽俱碎，汗流浹背矣。」如玉、如石聽了三緘這席言詞，啞然不語。三緘曰：「在爾以為一己強橫，天下無敵，又何遇著吾之弟子而被擒乎？可知強中更有其強，不得謂爾強橫之量，足以合天下而莫能及之。今既落吾手中，若不將爾強橫洗滌盡淨，吾縱容爾，吾之弟子素愛勤強扶弱，決不汝寬。不但爾也，即山精水怪，能呼風喚雨者，尚且擒之誅之，如爾勇恃血氣，一介莽夫，不過小術略施，命遂喪矣！」如玉、如石俯思良久，心性開明，乃向三緘而拜之曰：「道長所言，始而聞之，心甚忿然，繼而思之，心甚朗然。茲者喚吾兄弟於迷途，宜提吾兄弟於道岸。願拜門下，以求指點終身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果真心乎？」如玉、如石曰：「若有假意，天神鑒之！」三緘曰：「如此收爾為門牆之客。」二人喜拜了三緘，又拜諸道兄，仍向三緘座前，跪地不起。三緘曰：「吾既收爾，復有何求？」如玉、如石曰：「祈師賜以道號，吾好歸去，將家務一切交與吾兒，從師遨遊，以習道果。」三緘見其意切，乃為之取道號曰「玉白子」、「石堅子」。二人得了道號，重拜三緘，隨請到家，消閒而去。

且說珠蓮自得七竅一言，惱恨紫霞不置，常常設計，欲害三緘，以阻道門。無奈紫霞乃上界天仙，水族之妖法力難敵。

一日，呼及赤鯉等商議此事。赤鯉曰：「紫霞法力甚大，吾輩妖部，無有能敵者。惟靈宅真人亦屬上界金仙，道法不讓於彼。且為闡道一事，常使吾等往阻，挫辱累遭。欲害三緘，不如先在靈宅前是非搬弄。倘靈宅挺身一行，不怕三緘法力無邊，難以敵矣。」珠蓮曰：「此計甚善，汝等速去，隨機刁播。」赤鯉等於是各駕妖風，直投靈宅洞府。

靈宅子曰：「汝等來此胡為？」赤鯉曰：「特來辭師，隱於山林，以避三緘鋒銳。」靈宅子曰：「三緘有何鋒銳，而欲避之？」赤鯉曰：「吾輩奉師尊命，累去累敗，無一次稍勝三緘。然勝敗乃戰鬥之常，弟子固不足恨。所恨者，三緘常誇大口，奈弟子等無有法力以服之也。」靈宅子曰：「三緘犬子，所誇者何？」赤鯉曰：「吾不忍道，蝦妖對師言之。」蝦妖曰：「不必說矣。如一說出，恐師氣斃矣。」靈宅子曰：「不妨。」蝦妖曰：「前日與三緘戰，三緘見吾等敗下，大聲言曰：『汝者小小水妖，動言為靈宅門人，累欲害吾，吾將法力略施，化為烏有，即此已見汝師手段。汝如不服，去叫靈宅來茲，吾將手訣指時，俾彼亦化作灰飛，方見老師爺的法力！』」靈宅子曰：「此果三緘之言乎？」蝦妖曰：「然！」靈宅子曰：「汝胡不早為吾告耶？」蝦妖曰：「吾等受辱而返，師已氣得無顏。再以此言向師道之，恐師無地自容矣！如將師尊氣壞，弟子等無人指使，以受挫辱，心想留師活得千年，俾弟子多受三緘之辱耳！」

靈宅子聽到此處，怒目言曰：「三緘犬子欺人大甚，實不彼容！」蝦妖曰：「師不容彼，其事尚小，恐彼不容師也。弟子勸師權且忍耐，以避鋒銳。待三緘得道飛升，那時又來充一充狠。否則，師即能逃三緘之手，弟子等恐不能逃三緘之辱焉。」靈宅子大怒不已，遂低眉合目，片刻而言曰：「三緘犬子今在槐市，吾必有以報之。爾等先到市中，布下陰風大陣，吾即乘雲來市，鎮守此陣，以擒三緘。」赤鯉等奉命而來，將靈宅真人所予晦旌展在東角。霎時天烏地暗，風聲怒號。市中人民不知所以，個個人室，閉門不出。無何，風勢愈大，摧折林木。玉白子、石堅子奔入稟之，三緘忙命狐疑騰空偷望，是何妨物大起妖風。狐疑駕動風車，直入天際，只見東角之上，巨旌一面，蕩蕩飄飄，究不知妖物為誰，有如此法力。剛欲風車扭轉，又見當頭祥光直照，仰面諦視，乃一仙子，左手持定塵尾，坐於雲端，右手持一葫蘆，向地吐一黑珠。珠生黑氣，頃之黑氣密布，迷漫天地。狐疑不分東北，隨所乘之風車旋轉半空，弗能自主。是時金光道人見狐疑許久不下，亦乘風而上，恰遇狐疑風車搖搖，半空簸弄。

金光曰：「狐兄所見者何妖？」狐疑一一告之。金光曰：「爾胡不歸告師乎？」狐疑曰：「因風車不能下墜，故遲之又久耳。」金光於是將所乘風車與狐疑品對而行，不料俱為陰風吹去萬里之遙，迴環無有定所。三緘見二弟子俱未歸來，暗持隱身旌出戶而視。正值陰風大震，瓦解鴛鴦。急急轉身，意欲退入戶中，持腸絛子以拋之。殊被陰風一卷，將身卷在空際。靈宅子放出金針數萬，隨風飛舞。狐疑、金光之目被刺而墜，早為毒龍所擒。三緘一人幸有寶旌掩著，針不能刺。然身在空際，無由得下，莫可如何。

紫霞默會知之，乃謂復禮子曰：「三緘誤入槐市，困於靈宅陰風陣中。爾速請清虛、凌虛諸真人來洞商議。」復禮子領了師命，忙向各洞而去焉。